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高原上空的飞行梦想



本报特约记者 张中源 本报通讯员 孙文娟

“在我成长为教员的路上，前辈为我传道解惑，如今我为教员，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帮助年轻人。”西藏航空公司飞行员许谈说。

正是以这份匠心，20多年的飞行生涯中，许谈传承着飞行队伍“传帮带”的优良传统。2013年至今，经他带飞的飞行员有200多人，绝大部分已经是西藏航空公司的业务骨干。

作为西藏本土航空公司，西藏航空50%以上的航线都是高原航线，高高原地貌险峻，气候恶劣，对飞行员和飞机都是极大考验。

许谈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幼年的耳濡目染，让他从小就有了飞行梦想。

作为一名机长，许谈深知肩负的责任。2013年，他到西藏航空执飞高高原航线后，每经过一个机场，都会认真查找资料，找到关键风险点，总结高高原飞行的经验和方法。

每次执行飞行任务，他都认真对待飞行准备，在机组、乘务员、安全员碰头会上，提前预习特情处置程序，按时完成各项准备程序，认真完成每一个环节，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从前一天的网上准备，到第二天出发前的预先准备，再到机上的直接准备，不管程序多么熟悉，许谈每次都一丝不苟，真正做到安全关口前移，把安全隐患排除在地面。正是由于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多年高高原飞行经验，许谈多次克服飞行中的不利因素和突发情况，圆满完成航班任务。

一有闲暇时间，许谈就研习飞行手册，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精益求精，飞行来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次飞行，他都要对飞机进行检查，力求没有一点疏漏。

有一次，他发现起落架舱内有液体渗出。在炎热天气下，经过仔细检查，最后发现是左加油活门密封圈老化造成燃油渗漏，及时修理后避免了事故发生。

正是许谈这份责任意识和敢于担当的勇气，确保了每次航班平安起飞、平安落地，也确保了20多年的飞行安全。

一名劳模的战“疫”情怀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杨七姐

“老同学，你们那边还能买到口罩、酒精吗？有的话，麻烦帮我寄过来点。”

“刘经理，你们物业那边口罩紧缺是吧？别着急，我马上想办法。”

……

疫情期间，劳模戴朝恩从早到晚忙着抗疫物资的筹集、发放，有时忙到连饭都来不及吃。

今年51岁的青海天麒置业公司负责人戴朝恩，来自西宁市大通回族自治县长宁镇农民家庭。疫情发生以来，他带领天麒置业全体员工认真履行企业防控责任，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戴朝恩10余次带着方便面、矿泉水等慰问防控一线的在岗人员。在各个物业小区劝返点上，他详细了解各小区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不断升级物业防护措施。

2月4日，戴朝恩带领公司自发向大通县红十字会捐款100万元，上缴特殊党费1000元，支援疫情防控。

作为西宁市劳动模范，戴朝恩响应大通县总工会发出的倡议，为大通县坚守疫情防控第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村级劝返点执勤人员等，送去价值7000余元的米面油等。

在得知大通县各乡镇设置的疫情防控劝返点条件简陋，再加之冬日严寒，气温持续走低，给防疫工作人员带来极大不便的情况后，他连夜将价值2.5万元的集装箱平板房运送到3个疫情检测站，为一线防控人员抗击疫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无论疫情给我们带来多大困难，我们都不会亏待员工，我们要想方设法运营起来，让每名员工的生活过得去。”疫情期间，天麒置业所有员工薪酬都是全额发放，消除了职工顾虑。

同时，戴朝恩还响应国家号召，减免企业所辖天麒·花儿步行街商铺租金共计304.7万元，减免租金涉及商户近190户，总面积达7万余平方米。

为助力当地中小学开学复课，针对防护口罩紧缺现状，戴朝恩通过企业向大通县红十字会捐赠医用口罩5万只，价值20万元，并为中小學生复学复课补充储备物资。

阅读提示

环卫工曾文彬总是很开心的样子，他每天要清洗至少100个垃圾桶。不少人“嫌这个活脏，收入也不高”，清洗队队员两年多时间里换了好几拨。作为队长，曾文彬对每一个新来的队员都只有一句话作为“入职教育”：“把垃圾桶当饭碗洗。”

本报记者 方大丰

“其实，妻子才发现我换工种了。”

曾文彬说起两年前主动从汽修工换到“洗垃圾桶”岗位时，略微有些“不好意思”。

他有些显胖，脸上又总是带着笑意，因此更显平易近人。“你笑起来真好看”，这句最近很流行的话，显然也很适合他。他总是很开心的样子。

“活干好了，心情肯定好。”他解释。

“心情好，干活也会更愉快。”他进一步解释。

2005年从部队转业，他到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环卫处报到，成为环卫工人。那时候，他29岁，还单身。他跟领导说：“我还没谈对象，能不能不让我去扫街啊。”在部队当炊事班长的曾文彬生怕“自己是扫马路的”会吓跑女孩子。

领导也很体贴，安排他做了汽修工，这一干就是13年。

连领导都没想到，他会突然主动接下洗垃圾桶这个活儿。

两年多，曾文彬每天至少清洗100个垃圾桶，他一直干得很愉快。

“我是为了减肥”

心宽体胖，这个成语好像是曾文彬量身打造的。

他曾在装甲部队服役，但干的是炊事员，“穿上迷彩服，看起来像一头熊。”他调侃自己。

“我在部队就吃得苦，我来。”资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宪兵清楚地记得，两年多前，曾文彬主动报名垃圾桶清洗岗位时这样说过。

但曾文彬却偷偷告诉记者，“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减肥。”

事实上，曾文彬还真没有什么崇高想



法。在部队，他是坦克兵中的炊事员，在环卫处，他是马路天使中的修车工，都是有些“边缘”的角色，但他就是有“把活儿干好心情就好”的憨厚心态。

资阳区环卫服务中心有环卫车辆70多台，突发故障时有发生，13年来，不管什么时候接到救援电话，曾文彬总能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抢修。

承接清洗垃圾桶的活儿，也是近乎纯粹的善念——“就想着，益阳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个岗位别人不愿意来，我在部队锻炼多年，就应该为单位排忧解难。”曾文彬笑着说。

夏天气温高，垃圾虽然倒掉了，但残留的腐臭味让人恶心，冬天水凉，工作时间久了，手冻麻木了，刷子都握不住。穿着环卫服、套靴，戴着橡皮手套，高压水枪冲洗溅起的脏水，混合着汗水、泥水，一天下来曾文彬经常从外湿到内。

终年累月，他双手双脚泡得肿胀，沤得发白。

资阳城区有大大小小的垃圾桶、果皮箱、公交站亭五六百个，垃圾桶清洗队队员总共才5人，分成3组，曾文彬作为队长，独自一组，每天除了清洗100多个垃圾桶，他还负责所有清洗车的维修保养。

两年多，曾文彬减肥的效果一般，倒是犯上了腰肌劳损。妻子也没怨他当时换工种时“不打商量”，只是心疼他，“要不换个别的岗位？”

曾文彬憨然一笑，“我是拍着胸脯保证要干好的，我不能打退堂鼓。”

端的就是这饭碗

益阳市开展工人阶级宣传月活动，挑选了一些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宣传典型，曾文彬是第一个推出的“人物”。

“我不是劳动模范，就是愉快地干活，干活愉快。”他有些不好意思突然成为新闻人物。

清洗队队员两年多时间里，已经换了好几拨，“嫌这个活脏，收入也不高。”干得长的几个月，干得短的几天就走人了。

作为队长，曾文彬对每一个新来的队员都只有一句话的“入职教育”：“把垃圾桶当饭碗洗。”

“我不太会说话。”曾文彬强调。

在他看来，清洗垃圾桶是他的工作，“端的就是这个饭碗”，洗垃圾桶可不就是洗饭碗吗？

这个看起来简单的道理，实践起来真不容易。他定的“洗碗”标准很高——木头要露出原色，金属要看得见光泽。

去年益阳市全国文明城市迎检验收，3个月时间，曾文彬每天工作13小时，软毛刷、长柄刷子、钢丝球、高压水枪等轮番上阵，把大街小巷的垃圾桶、果皮箱洗得真跟饭碗一样干净。

有人劝他：“不用这么卖力，你清洗得再干净，一会儿人家垃圾一倒又脏了，何苦呢。”曾文彬的憨劲儿就上来了——“只要长期坚持，垃圾桶干净的时间会越来越久。”

放置垃圾桶、果皮箱的位置，大多是人流密集、车水马龙的地方，有些还在店铺门前、交通路口，曾文彬洗得认真，点赞的人越来越多，但遭“白眼”的时候也不少。

“高压水枪清洗时，会有水雾飞起来，有时候行人不留心，就会被溅到，店铺主人也会骂骂咧咧。”曾文彬觉得，这不怪他们骂，是自己没做好，他就尽量把垃圾桶搬到冲洗车边上靠着，“弄脏了车子，回去再洗干净就好了。”他也交代队员都要这样替别人着想。

去年6月招来了一次麻烦。

一个刚来的队员不熟悉水枪使用，不小心刮了一辆路边的轿车，虽然只有指甲大小的划痕，但人家要我们一人赔200元。”曾文彬说，附近的市民上来说情，车主说，那就

一人赔50元，让你们记住，做事要小心，犯错误会吃亏。

这句话曾文彬记下了。

他收入不高，一个月3000来块钱，妻子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在家养病。曾文彬说，活干得好，不犯错误，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50多天一天未休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人不敢出门。

曾文彬像其他同事一样，更忙了，成为守护公众安全的“逆行者”。

50多天，他一天未休，整天开着高压冲洗车，带足消毒液，配制好消毒水，全副武装在街头巷尾和居民区，来来回回冲洗、消杀。

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清洗不留死角，消毒不留盲区，垃圾箱（桶）布置到哪里，清洗消毒就跟到哪里。

除了清洗和消杀原有的垃圾桶、果皮箱，疫情期间还投放了好多专门收集废弃口罩的专用垃圾箱。街头路口和小区的废弃口罩收集桶都是临时投放的，随时增加，曾文彬一点不敢马虎，与投放部门一天一对接，生怕突然增加了自己不知情，“造成防控漏洞就不好了。”他说。

2月，资阳区有小区确诊了一例新冠肺炎。全区防控升级了，设置了3个集中隔离点，专门配置了11个生活垃圾收集桶。曾文彬没二话，主动承担了这些垃圾桶的清洗消毒。

疫情防控期间，他清洗过的垃圾桶（箱）有上万个。

“你是劳模吗？”记者问。

“不是。”曾文彬说。

他总是憨笑着。

（版面制图 张菁）

对待工作他心怀“凌云志”，对待创新他不坠“凌云志”，带领团队研发出国内首台地铁专用检测车——

林云志，将创新“做到极致”



图为建设南昌地铁1号线时，林云志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测量工作中。
潘平摄

既有前瞻眼光，也有足够定力

1992年，林云志上大学时专业是电网继保，1998年进入清华大学读硕士，学的是高电压。工作后一直是跟电力电子打交道。

他看好这个领域的前景。“这个专业对技术人员要求比较高，既要懂弱电控制，还要有强电概念，应用范围比较广。”

事实上，技术创新既考量是否有前瞻性眼光，找准研究方向，也考验是否有足够定力，沉下心来。

“技术的面太广了，不可能啥都懂，啥都精通，必须坚定自己的方向，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很不错了。”他说。

眼下，林云志和团队在做一项更宏大的研究——柔性牵引供电系统。“它的特点是能量控制更灵活，便捷。”他说，这也是基于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可提高电气化铁路的稳定性、可靠性，更绿色节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早期绿皮车行驶过程中，每过一段时间车厢里的灯会暗一下，那是因为存在无电区间。如果采用柔性牵引供电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研究依然植根于电力电子技术，但又从他最初聚焦的轨道交通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做一件事做到极致”

“工作狂人”，是同事们对林云志的一致评价。

同事范建伟印象特别深的，是跟林云志一起调试第一代动态检测车时的场景。当时动态检测车的载体还是一个集装箱，组装地点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机械配件加工厂。设备总体调试时正是北京一年中最炎热的8月。

林云志7点就到了现场，此时已经很闷热了，干到10点多，集装箱内的温度已经超过40摄氏度。有人建议，等下午温度稍微降

下来之后再调试。可林云志一边埋头干一边说：“再坚持一会儿。”终于，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他抬起头，笑着做了个OK的手势：“解决了！”

此时，他浑身被汗水浸透，鞋子里湿漉漉的。奔波于各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一线、科研会议、技术论坛，林云志几乎全年无休。

但同事们不管多晚把资料发给他，他总会第一时间回复“收到”，并在短时间内给出修改意见。同事们都佩服林云志的干劲。

“有的时候为了研制一个新设备，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等他一脸笑容地开门出来，准是又攻克了一道难关。”林云志创新工作室的成员罗金说。

林云志创新工作室于2014年成立，5年来这个团队从7人增加到25人。林云志带领青年员工搞创新，使这里成为企业人才的孵化室。

一次，工作室在做一个再生能馈设备的研发，实验室环境的硬件连接均已完成，但是在测试中系统输出始终不满足要求，最终推断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团队成员都是业余时间参与研发，很难有大段时间完成这种系统性调试，最终林云志独自一人实验室干了个通宵把程序调好了。

每项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再到成熟应用都不会一帆风顺。尽管搞技术创新很苦，但林云志还是很想“长时间地做一件事做到极致”，他特别佩服那些几十年如一日潜心做技术的人。

在林云志的办公室里，一进门就是两张桌子拼成的试验操作台，摆放着模拟轨道和动车车头，那是他针对磁悬浮研究自行制作的模拟站场。

车轮和轨道上的一圈圈细丝铜线以及外接的电源转换模块正是结合磁悬浮线路做的仿真，能随时进行技术研究。

“这是一个距离产业化还有点遥远的项目。目前试验的功率还太小，只有几十千瓦，下一步的‘小目标’是几百千瓦。”

他兴致勃勃地讲解起这个正在研发的项目，神情像是天真的孩子对喜欢的“玩具”保有着最单纯的热情。